

陳序

紅樓夢一書極言家庭專制之惡。家庭專制之極則必毀家而傷骨肉。朝廷專制之極則必敗國而危黎庶。敗國而危黎庶大不可也。毀家而傷骨肉亦不可也。以國與家較雖有大小之殊然其受害則一也。三代後君行其專制者首則推秦政。臣竊君之柄而行其專制者首則推王鳳在賈氏力行其專制者則爲寶玉之父竊一家之柄而行其專制者則爲賈璉之妻是以一則名政一則名熙鳳此著書人點睛處也。秦政不能保扶蘇而賈政不能有其子王鳳謀危漢室而熙鳳亦敗寧國所以木石因緣金玉因緣皆可任其隨意顛倒威權智術之下竟能死黛玉走神瑛而不露其奸作者苦口殷殷當前指點欲令人憬然以悟而造成萬象家庭之福也無如後人忽焉而不察者甚多吾友枕亞知其然也故有雙鬟記之作嗟乎人心爭趨於險惡豈一日哉學前人之善往往不足學前人之不善往往突過數倍彼賈政熙鳳之權勢與夫襲人之奸狡可謂超越尋常矣然而尙不肯以黛玉配賈環也不肯以黛玉配賈璉是其心猶有所不忍也若以蕙姑許大雲則固賈政熙鳳所不爲而亦襲人所不欲者吾敢曰芷梅尙不如

政老而王夫人不如熙鳳。若秋鴻者，卽喪人亦差與爲伍者也。況忠心耿耿之紫鵑哉？是則益見棠兒爲不可及矣。蓋撫孤一事，比之紫鵑長齋繡佛尤難能也。自古上爲不道也，必有巧猾知機爲之引逗，而贊助於下者焉。亦必有始終不變，必求所以安危平亂之方，而挽回補救者焉。有前一等人，此事之所以壞；有後一等人，此事之所以不致於終敗。有前一等人，復有後一等人。此棠兒、秋鴻各行其志，而優劣之所以分，雖然。世之如秋鴻者，何其多耶？如棠兒者，又何可少耶？不然以芷梅王氏專制之威，復助以秋鴻之猾，萱兒安有復興之一日哉？閱者慎毋辜負紅樓夢，慎毋辜負雙鬟記，萬萬莫至毀家庭，傷骨肉，猶自以爲合乎情之正也。萬萬莫至毀家庭，傷骨肉，而始悟其用情之不正也。淮陰陳醫隱撰。

吳序

枕亞作小說，慣以眼淚賺人者也。一則玉梨魂，再則雪鴻淚史。天下多情人，亦既爲之廢書三歎，同聲一哭矣。今胡爲又有雙鬟記之作也？陳子醫隱論其文，謂實一部奪胎換骨之紅樓夢縮影，則是書也當益賺人眼淚矣。然以視玉梨魂、若淚史，雖其言哀也。

同而格局變矣。夫蕙姑誠一可憐蟲也。當年婚事本屬二雲詎母有成言。而父更貳命。鴛鴦錯點。鴉鳳乖隨。況復紅顏未老。星落少薇。黃口橫謔。霜飛六月。令尋常女子處此其可堪哉。而蕙姑不以情殉身。而以義苟活。直迨萱堂萎草。季子零秋。收拾家庭殘局。而始相從於地下。其事大可哀。其人則大可嘉也。他如秋鴻口尖於刺心。辣於椒作。僞弄人卒至自戕其身。此一大快事也。如棠兒食人之祿。終人之事。撫孤獨活。不讓程嬰。此一大難事也。然則是書也要之不出乎。哀情而格局變矣。是不僅賺人眼淚而已。亦諷人警世中。有數之作。也是爲序。

民國五年九月雙熱吳榦序於枕霞閣下

吳序

情之爲物。充塞於宇宙之間。浩渺無涯。芸芸衆生。自呱呱作啼時。卽挾情以俱來。偶爲外界之情所感。則如琥珀引針。磁石吸鐵。蓬勃怒發。而莫可禦。有濫出之者。則桑間濮上。遺詬無窮。適足爲情所誤。惟善用之者。乃能止乎禮。雖投身情網。拔足莫出。而困轉以死。固有可原者在也。若今之世。所謂情者。適如前者所言。其真能言情者。亦殊渺漫。

或出諸文人之理想而已。卽文人之理想有時亦且不違掉筆。鼓曆所述者亦不正當之情耳。與欲固無異也。茫茫人海間能言情者又有幾人。惟徐子枕亞能寫高尙純潔之情。不落下乘。宏篇巨著。層出不窮。若玉梨魂雪鴻淚史諸書一編既出。大放光明。讀者無論其爲老幼男女。皆因而得參情諦。點首泣下。雖以孽海慈航中流砥柱視之可也。而枕亞猶不自己。今更以雙鬟記付梓矣。言情刻骨。宛似石頭而高尙。則過之蕙姑命薄。若鼙響而落落大方。不殉情於初定婚約之時。竟忍痛歸大雲懷恨。以歿其人格。尤不可及。設以常人爲之。必寫蕙姑殉情於前。則白圭之玷。豈尚可磨。卽欲自白已不可得。世將視蕙姑爲何如人耶。他若寫大雲之慙。二雲之柔。琪仙之惡。秋鴻之狡。棠兒之忠。皆淋漓盡致。畢肖其人。躍躍紙上。一似呼之欲出。吾於是知枕亞之作爲不可及。而決非彼率爾操觚之自命小說家所可夢想得之者也。雖然悲調獨彈。哀情述徧。一之爲甚。其可再耶。縱枕亞之才未盡。而讀者之淚行告罄矣。吾終願枕亞有以懺悔來。

是爲序。毗陵吳綺緣撰

雙鬟記目錄

第一章	宦海歸飄日	華堂把袂時
第二章	梅花欣有主	琪草歎無姿
第三章	翠蓋陰如夢	瑤窗語似絲
第四章	兩情同入彀	一病害相思
第五章	毒計連環巧	驚魂泣路歧
第六章	密書勤往返	愛婢效奔馳
第七章	消息春光漏	嫌疑夏楚施
第八章	夜深來院落	歲暮各天涯
第九章	又遇糊塗父	聊興問罪師
第十章	迷心同寶玉	失志類蠻兒
第十一章	妖夢雞成讖	遺言鳳待儀
第十二章	老奴翻鐵案	阿婿誤金龜

變
種
記
目錄

二

第十三章 青鳥無聊勸

烏鵲豈忍隨

第十四章 且循新婦禮

莫慰小郎癡

第十五章 緣法生前定

人心死後知

第十六章 紅顏歸浩劫

黃口爲扶持



雙鬟記 (原名棒打鴛鴦錄)

海虞徐枕亞著

小序

乙卯之夏。羈旅申江。蕉雨一窗。茶煙半榻。閉戶謝喧。復患岑寂。新雨冀良驅車過訪。呼醪命酌。促膝歡然。苦無下酒物。則相約各述一二故事以代漢書。冀良曰。余浙人也。請言浙事。鄭溪村一段斷腸情史。即於此時出冀良之口。入著者之耳。繙述既竟。相與嘆歎。酒意盡消。冀良囑余筆而出之。爲說部中添佳話。余曰。諾。屢數月而稿脫。無以爲名。商於冀良。冀良曰。君前著惆悵詩。有蝴蝶有生皆是幻。鴛鴦被打不成雙之句。余頗愛誦。而茲之鴛鴦被打。又爲實事。然則盍取棒打鴛鴦四字乎。余曰。善。因名之曰棒打鴛鴦錄。十年舊恨。未死心頭。一段新愁。又生腕底。此書成而著者之筆花與淚血俱枯矣。著者識。

評者曰。小說胡爲而作也。作小說者。見於天下之事事物物。有足傷。心有足慘。目脊足摧。肝有足折。腸有足裂。此。扼腕有足。鑄骨有足。暗以爲如是種種。天下後世必

有人與吾同具此傷心同具此慘目同具此摧肝同具此折腸同具此裂臍扼腕鑄骨墮淚吾欲天下後世之人與吾同具此懷抱吾必不能強天下後世之人生於今日今時以證明其同具之懷抱吾又不能與造物抵抗保此金剛不壞身歷千百劫以與天下後世之人證明此懷抱若是則作小說者苦矣抑亦知作小說者未嘗有所謂苦也吾作此小說以爲傷心以爲慘目以爲摧肝以爲折腸以爲裂臍扼腕以爲鑄骨墮淚吾知天下後世之人讀吾小說亦必傷心亦必慘目亦必摧肝亦必折腸亦必裂臍扼腕亦必鑄骨墮淚與吾作小說者同具懷抱所苦者吾作小說天下後世付與不知誰何之手吾所爲傷心者彼心未嘗傷也吾所爲慘目者彼目未嘗慘也吾所爲摧肝者彼肝未嘗摧也吾所爲折腸者彼腸未嘗折也吾所爲裂臍扼腕鑄骨墮淚者彼之臍彼之腕彼之骨與淚固未嘗裂未嘗折未嘗鑄與墮也吾旣作小說吾不能禁天下後世不付於不知誰何之手吾又不能自絕我自戒我不作此小說吾更不能闢除蕩滌天下之事物無所爲傷心無所爲慘目無所爲摧肝無所爲折腸無所爲裂臍扼腕無所爲鑄骨

墮淚有是事。有是物。有是事物之變幻。吾之小說以是而成小說。既成於吾矣。吾將自呈其罪耶。抑將自詭其功耶。在作小說者固未嘗有是念也。何也？作小說者不過欲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懷抱而已。其於行文過脈伏線作小說者能作小說而不能自評其行文過脈。伏線不能自評。則天下後世之人又烏從知其行文。烏從知其過脈。烏從知其伏線。又烏從知作小說者於作小說時作者已所不能體會而體會之若是乎。作小說者既作小說。不得不加之以評。加之以評。則作小說者所謂傷心評者。換而出之。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此傷心矣。作小說者所謂慘目評者。指而示之。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此慘目矣。作小說者所謂摧肝。所謂折腸。所謂裂眦。所謂砸腕。所謂鑄骨。墮淚評者表而章之。辨而伸之。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此摧肝折腸裂眦砸腕鑄骨墮淚矣。夫然後小說之能事畢矣。所不可知者。評小說者與作小說者意或相左。詞或相背。吾以爲是。彼以爲非。吾雖自承與作小說者同具此傷心慘目。摧肝折腸裂眦砸腕鑄骨墮淚矣。而作小說者不以爲然。也不以爲然。則吾費吾辭。吾勞吾力。終不能得作小說者之同意。且足汚損作小說者。

之初旨則較之作小說者以小說付於天下後世不知誰何之手其傷心慘目摧肝折腸裂眦扼腕鐫骨墮淚將增加千萬倍也嗚呼天下事物之變幻固未易推測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雖以天下事物變幻之能力亦不能淆混其公理然則評小說者亦自有定評也評者誌

第一章 宜海歸驛日 華堂把袂時

麗日濃烘和風乍扇春氣如醇人物俱含醉意時則閒庭寂寂牆東小桃花得暖氣而嫩苞驛坼紅光閃然如靈蛇之吐舌令人目眩神蕩枝上有彩蝶二並翼雙棲鬢垂垂如柳絲倦舞惺忪不少動似同夢方酣深處東風之吹散者俄一雌鬟持紈扇自花後躡行至髻觸枝枝動蝶驚起掠鬟額際而過輾轉入於花底鬟追逐之蝶繞樹數匝既而力疲飛漸低鬟身手殊矯捷乘其隙張扇猛撲之雙蝶皆墮鬟急攬而置之掌中向簾內呼曰蕙姑姑速取彩絲一縷來吾捉得雙鳳子矣呼竟果有一女郎應聲掀簾出梳雙丫髻隨步而顫年事殆僅得花信之半玲瓏嬌小曼妙無倫吐嬌脆之音問鬟曰蝶安在鬟示諸掌女郎以纖指劈紅絲引而長之以兩端各縛一蝶執其中樞授諸鬟

使繫於枝上。蝶拖絲而舞。迎風躊躇良久。不得脫彩衣。耀日光閃爍如流星。趕月鬢撫掌。女郎亦粲齒方譁笑。間一中年婦自外入見。狀微詞曰。蕙兒汝又作惡劇矣。人物皆以適性爲樂。彼一對可憐蟲。以花爲天。雙宿雙飛。何等自在。汝乃無端加以束縛。以供己之笑樂。是誠何心。試思若余將汝長日深鎖。毋許越閨門一步。汝能堪之乎。女郎受責。低首無語。鬟笑解曰。夫人頃余得雙蝶於枝頭。睡方濃也。姑娘恐渠等此時同宿。異日分飛。故特地爲作月老。以赤繩繫之耳。女郎聞言怒鬢。以目復舉。首凝視雙蝶。若有所會。亟命鬟解之。鬟笑。而前婦攜女郎手。緩步入簾。鬟既縱蝶。亦隨入玉鈎。初上花氣襲人。氤氳莫辨。婦旋指窗外小桃。謂女曰。蕙兒。自汝出世以來。此花已十三度含笑。春風矣。此後韶華漸盛。非復雛年。汝長日驕縱。慣至今猶慄跳如許。將何以見人。吾視汝殊弗類大家女也。女郎迴身就婦。嬌呼曰。母親兒願常依母懷。爲狀滋樂。不願見生人也。且此孤村荒僻所見。皆田夫牧子。又曷從得貴客者。婦撫之曰。癡兒。汝豈能常處家。爲吾陸氏門楣。光屢欲延名師課汝。顧鄉僻不可得。昨乃商汝舅父命汝隨兩表兄讀。

舅父已允收汝爲女弟子。明日便送汝往耳。吾今問汝。汝願讀書否。女郎沈思有頃答曰。讀書苦樂兒未之審。然阿父教兒讀兒安敢違。婦喜曰。此言纔近理。兒勿懼讀書樂也。汝兩表兄大者長汝三歲。質稍鈍。小者長汝一歲。已能偷筆作文。聰穎獨絕。爲人亦循謹。懶縮如女兒。汝今識字無多。而慾跳性成適。與之反脫汝身爲男子者。吾又奚言。女子則未可。汝今往舅氏家後。宜歛其嬌憨之性。習爲嫋靜之容。與二兄爭勝於學問。勿貪嬉畏。讀蕩佚。自恣被人家笑話。而謂若母平日絕無閨訓也。女郎默然。微點廿首。示尤意。婦復叮嚀數語。旋起去。鬟復將簾鈎放下。回首顧女曰。姑娘明日將伏案作書生矣。女郎微慍曰。賤婢瑣瑣。令人厭。讀書則讀書耳。說甚書生。書熟耶。鬟掩口而哂。復言曰。婢子識得王家兩公子。大公子貌少寢。二公子則溫文爾雅。風貌之佳。與姑娘埒。姑娘明日見之。……語未畢。女郎怒止之曰。棠兒汝今日奈何說出幾多風話。不怕舌爛耶。我渴甚。其爲我取碧螺一盞來。鬟笑應而去。回視女郎。低鬟悄坐。柳眉微蹙。兩腮邊紅雲徐上。手承其頤。脈脈不語。知其芳心之被警者深也。

距杭州城西二十里而遙。有村曰鄧溪。境地清幽。塵飛不到。雞犬桑麻。別饒野趣。時人。

以比桃源村。抱一溪。源遠而流長。厥名曰鄧。故卽以是名其村。村中人烟稠密。不類荒寂。然多務農。晝茅宵綺。烟蓑雨笠。出作入息。渾然太古之民。書且不讀。而塵世紛華。自不足以繫此中人之心。腦所謂簪纓世族。詩禮舊家。蓋屬絕無僅有。有之厥維二姓。一曰王。一曰陸。隔溪而居。衡宇相望。其先世多有聲於時。門第相埒。又同占一村。由是感情頗厚。兩姓互相聯姻。已非一世。厥後王氏稍替。而與陸結婚嫁。則仍不衰。蓋若彼此相捨。村中更無可與婚者。適當之門戶勢將遠求之。村外故王不仰事。夫陸陸不低視。夫王親誼重重。蟬聯而下。以世其家。故人又以擬古朱陳焉。距今二十年前。王氏族中有字樵船者。宏才碩學。早歲登賢書。頗負時譽。顧性曠放。不受羈勒。浮沈宦海者十餘年。心切厭苦。自念家有田園。足資溫飽。奚事碌碌。不了於是專鱸託興。松菊榮情。旋解印綬。載琴鶴而歸。浮雲富貴。敝屣功名。灑如也。時樵船之子長曰大。雲年十六。次曰二雲。年亦十四。隨宦數年。學殖荒廢。樵船恐其長而失學。乃於歸隱後。親督教之。拂衣高謝。閉戶著書。家有隙地。闢爲小園。課兒纂述之暇。種竹栽花。以爲樂陶。彭澤罷官歸去。自稱羲皇上人。董江都去位。閒居厥有春秋。繁露泉石。膏肓名山事業。樵船蓋兼而有之。

之矣。樵船以早達故。破王陸聯姻之例。就婚外省。夫人楊氏。籍隸邢江。亦名門。系遭亂。家毀。子遺一七齡侄女。字曰琪仙。依姑氏以居。樵船歸時。琪仙年已十五。娉娉嬌嬌。婀娜多姿。一枝解語花。雖非已出。已歎無家樵船夫婦。憐愛倍至。亦令捧書隨兩兒讀。小艸依依。同受春風。噓拂樵船。此日又儼然以馬融自況矣。

樵船有妹。適陸氏芷梅。芷梅生一女。名蕙姑。吾書開卷所述之女郎。卽其人也。芷梅亦邑名諸生。晚年湎於麪糴。不能自課其女。而一握掌珠。時榮懷抱。不欲孤負天生慧質。於金屋中藏。沒字碑也。爰商諸樵船。令蕙姑隨侍絳帷。樵船誼無可却。諾之。王夫人聞之。亦大喜。喜蕙姑來。則琪仙又多一璇闕采伴也。

翌日。鄧溪之濱。繫一畫舫。舟中人一一自柳陰中出。則陸夫人已攜蕙姑偕棠兒渡溪而南矣。既至。王夫人率琪仙偕出迎入。禮畢。蕙姑依其母坐。琪仙坐於王夫人之側。方欲有言。忽履聲橐橐。樵船自外而至。且行且呼曰。吾妹已挈得甥女來耶。陸夫人起命蕙姑禮見舅父。樵船注視蕙姑。喜形於色。顧陸夫人曰。蕙甥女三年不見。便長成。如許妹真有福哉。陸夫人笑曰。吾輩骨肉。勿作客話。個妮子大累人。尙乞吾哥以吟誦餘閒。

加惠。及之。稍稍澤以詩書。俾得略明禮義。嫌願已足。不望其爲蔡文姬。曹大家也。樵船曰。敬聞命矣。敢不盡力。吾視甥女美秀若此。其中必慧。讀書之事。諒非所難。吾妹拭目以俟其成可也。陸夫人曰。渠父終日沈湎。有女不教。乃以累吾哥。妹心終有未安耳。情話移時。樵船興辭而出。兩夫人復相款語。蕙姑與琪仙緣屬初見。素靨並呈。橫波互睐。各有若離若合之情。兩夫人視之而笑。令敘齒。相呼蕙姑幼琪仙。二歲乃姊琪仙。琪仙亦答呼蕙妹。旋各低首不語。若互懷心事者。琪仙視蕙姑清如蓮蕊。豔比芙蕖。西子當前。東施却步不禁。自歎弗如。蕙姑視琪仙端莊流麗。氣象雍容。綽態柔情。自饒嫵媚。且彼入學已久。胸中已有書囊。自顧姿容。或尙如人。而歲月蹉跎。一經未熟。縱懷錦繡肝腸。尙是未雕璞玉。以視琪仙。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計。則亦內媿不已。含情脈脈。對坐無言。兩夫人見狀。以爲小兒女羞澀。常態日後。相處久。自能歡合。無間。不知兩人心中。初非羞避。不過一覲面。而動其相傾相慕之誠。各結一我不如人之想而已。

有頃。陸夫人問大雲二雲何在。王夫人答在塾中。隨命婢子秋鴻喚兩公子來。秋鴻者。本王夫入之侍兒。今則夫人命遣侍琪仙者也。秋鴻去未移時。偕大雲來。而二雲不至。

大雲以姪禮見姑母畢。目灼灼遍瞶室中。見蕙姑卒問曰。此何人。王夫人笑曰。此若蕙妹。三年不見。便不識耶。大雲諦視良久。曰。是矣。是矣。我憶蕙妹兩頰有酒渦。當時謂妹將來必善飲酒。今審之。渦痕宛在也。語已直前。牽蕙姑衣而口呼。妹妹蕙姑。驚避低聲。曰。大哥胡爲。大雲狂笑。曰。今日之蕙妹。乃與曩者與我同騎竹馬時之蕙妹易一人矣。王夫人曰。汝與蕙妹年俱長矣。尙可如兒嬉時。頑憨作爾許態耶。今後蕙妹與汝同塾讀。汝其善視之。且汝弟聞喚。胡不來。十餘齡男子。猶覩覲。怕見生客。良可笑人。汝速去挾以來。與姑氏及妹相見。謂若妹固非生人。此後且將久相與處也。大雲喜躍。曰。母親茲語確耶。蕙妹將長留我家耶。噫。我樂煞矣。言已。返身遂奔足絆於檻身。向前傾棠兒急撮之。乃免。復狂奔而去。棠兒掩口吃吃笑。蕙姑驟爲大雲所窘。不覺驚羞交并。既而私念頃所見者。其爲我大表兄耶。胡蠢蠢如三家村童。乃不類讀書人家子弟也。正馳思間。聞其母語曰。大雲失之躁。二雲失之靜。吾視兩姪。殆有過不及之差能劑其平斯爲善耳。王夫人領首稱是。語次。二雲入矣。既面。母垂首不作一語。王夫人叱之曰。奚事。遲至。至又呐呐。乃爾。千呼萬喚不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汝豈尋陽商婦之後身耶。二

雲受責則轉面向其姑鞠躬言曰姑母至應早來拜見適逢課未了是以遲遲幸姑母恕罪陸夫人聞言微笑王夫人曰偏汝有許多推諉誰教汝長日伏案並此會客一晌之光陰而亦惜之者幸姑母非外人或不汝責汝妹在此可相見也陸夫人亦命蕙姑起與二雲爲禮方二雲初入時蕙姑不敢仰視低垂粉頸幾及胸次旋聆其語音溫婉如女子絕不似大雲之粗暴則不禁微抬其首偷眼覲二雲水神冰骨玉立亭亭而蓮花之臉倏變桃花心竊笑個郎之慾不知已之素靨亦正與二雲不期而同時紅透也繼聞母命爲禮復立俯其首羞幾不耐而此時之二雲「肅然至其前長揖呼妹妹矣蕙姑無奈起立答禮而二哥兩字微透齒縫而出清圓無比入二雲之耳轉令二雲立釋其羞赧心頭突起一不可名狀之快感念我與蕙妹相差祇一歲兒時嬉戲兩小無猜妹與吾最暱竹馬青梅昨日事耳今在吾眼前者卽爲吾妹固已非復髫年情狀儼然造成一美人標格矣此後一堂晤對燈影書聲當必別有佳趣思至此則心爲大樂昆季之間雅俗之不侔如此棠兒之言良不我欺繼復念我何爲忽涉此想他人品致